

岛田庄司
推理小说

Soji Shimada

展望塔の殺人

展望塔上的杀人

在这个世界上，
有比大都市更理想的
犯罪场所吗？



(日) **岛田庄司** 著

赵建勋 译

展望塔上的杀人

(日) 岛田庄司 著

赵建勋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展望塔上的杀人 / (日) 岛田庄司著; 赵建勋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09. 9
ISBN 978 - 7 - 80225 - 720 - 7

I. 展… II. ①岛…②赵… III. 短篇小说 - 作品集 - 日本 - 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41685 号

Temboto no Satsujin

by Soji Shimada

Copyright © 1987 by Soji Shimada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9 by New Star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bunsha Co., Lt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Kobunsha Co., Ltd.
through Nishikawa Communications Co., Ltd.

著作权登记图字 01 - 2008 - 9953



谢刚 主持

展望塔上的杀人

(日) 岛田庄司 著; 赵建勋 译

责任编辑: 褚 盟

统筹编辑: 褚 盟

责任印制: 韦 舰

封面设计: 张鹏志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 67 号隆基大厦 100005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65270477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652674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 67 号隆基大厦 100005

印 刷: 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90 × 1230 1/32

印 张: 7

字 数: 168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9 月第一版 2009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0225 - 720 - 7

定 价: 21.00 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島田庄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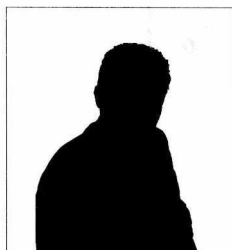
岛田庄司，推理小说之神，新本格派导师，当代最伟大的推理小说作家之一。

岛田庄司一九四八年十月十二日出生于日本广岛，毕业于武藏野美术大学，在音乐和艺术领域造诣非凡。一九八〇年以一部《占星术杀人魔法》参加江户川乱步大奖角逐，次年由讲谈社出版此书。这部作品为日本乃至全世界推理文学的发展打开了一条全新的道路。

其后岛田庄司陆续发表《斜屋犯罪》、《异邦骑士》、《奇想，天动》、《北方夕鹤 2/3 杀人事件》等作品，均为场景宏大、诡计离奇的不朽之作。其笔下塑造的御手洗洁和吉敷竹史两大神探个性鲜明，已成为无人不知的经典形象。

日本很多作家以岛田庄司为偶像，创作了大量“岛田风格”的推理作品，由此开创了新本格派推理，成为当今世界推理舞台最重要的一支力量。

岛田庄司现定居在美国，已创作各类小说、论文集等八十余种，其对本格推理的孜孜以求没有任何改变。他坚定地表示：“只要我身为推理作家，一定坚持本格派。若我不再写本格作品，我不再是个推理作家了。”



吉敷竹史

吉敷竹史，“推理之神”岛田庄司笔下另一位神探，是与占星师御手洗洁截然不同的人。

他出生于一九四八年一月十八日，是东京警视厅搜查一课刑警。与梦一样的御手洗洁相比，吉敷竹史是一位典型的写实派人物。他留着一头黑发，大眼睛，双眼皮，高鼻梁，厚嘴唇，宽肩膀，身高一米七八，身材健美，酷似混血模特，是女性心目中的理想对象。即使他和一位名叫通子的女人分分合合令人不快，也没有动摇其“好男人”的光辉形象。

在工作中，吉敷竹史坚韧不拔，一丝不苟。他从来不会像御手洗洁那样异想天开——虽然他的头脑不比那位占星师差——而是从始至终紧跟线索，不辞辛苦地在日本各地奔波。吉敷竹史遇到的案件大多与时刻表有关，于是，我们便会在每一部作品中跟随他东奔西跑，有时会感到疲劳，有时会觉得琐碎。但是，每当吉敷竹史说出真相，令凶手无处遁形之时，所有读者都会发出由衷的感叹：“真是不枉此行。”

岛田庄司 作品年表

- 1981 《占星术杀人魔法》
- 1982 《斜屋犯罪》
- 1983 《死亡之水》
- 1984 《寝台特急 1/60 秒障碍》
《出云传说 7/8 杀人事件》
《谎言杀人事件》
《被诅咒的木乃伊》
- 1985 《北方夕鹤 2/3 杀人事件》
《消失的“水晶特快”》
《死亡概率 2/2》
《高山杀人行 1/2 之女》
《搜索杀人来电》
《身着绸缎的美人鱼》
《夏天，19 岁的肖像》
- 1986 《火刑都市》
《Y 之构造》
《失踪的上海女人》
- 1987 《展望塔上的杀人》
《御手洗洁的问候》
《灰色迷宫》
《网走站发车，前路漫漫》
《敞开吧！胜哄桥》
- 1988 《异邦骑士》
《夜鸣千铃》
《开膛手杰克·百年孤独》
《贩毒的女人》
《谎言绑架事件》
- 1989 《灵魂离体杀人事件》
《奇想，天动》
《隐身的女人》
《保时捷 911 的诱惑》
《异邦人的梦》
《本格 MYSTERY 宣言 1》

岛田庄司 作品年表

- 1990 《羽衣传说的记忆》
《御手洗洁的舞蹈》
《黑暗坡食人树》
《手舞足蹈的猴子》
《都市的黄宝石》
《天使在高处》
《岛田庄司的名车郊游录》
- 1991 《字谜杀人事件》
《水晶金字塔》
《飞鸟的玻璃鞋》
《巴黎—达喀尔拉力赛漂流》
《由“汽车社会学”说开去》
- 1992 《眩晕》
《来自天国的枪弹》
《本格推理馆》
- 1993 《异位》
- 1994 《升入天堂的男人》
《秋好英明事件》
《日本型平等起源论》
《世纪末日本纪行》
- 1995 《本格 MYSTERY 宣言 2》
- 1996 《龙卧亭杀人事件》
《死刑犯秋好英明书信集》
《奇想源流》
- 1997 《三浦和义事件》
《岛田庄司读本》
《来自美国的 EV 报告》
- 1998 《御手洗洁的旋律》
《御手洗和石冈同行 1》
《新·异邦人之梦》
《死刑的遗传基因》
《石冈和己的事件簿 1》
《石冈和己的事件簿 2》

岛田庄司 作品年表

- 《上吧，御手洗君！》
- 《御手洗先生的冒险 1》
- 1999 《泪流不止》
- 《最后的晚餐》
- 《P 之密室》
- 2000 《御手洗和石冈同行 2》
- 《季刊岛田庄司 1》
- 《圣林圆舞》
- 《季刊岛田庄司 2》
- 《季刊岛田庄司 3》
- 《御手洗洁攻略本》
- 《御手洗网上模仿事件 1》
- 2001 《俄罗斯幽灵军舰事件》
- 《好莱坞凭证》
- 《二十一世纪本格》
- 《石冈和己攻略本》
- 《帕罗塞旅馆》
- 2002 《魔神的游戏》
- 《圣尼古拉斯的钻石靴子》
- 《光之鹤》
- 《御手洗·咖啡》
- 2003 《螺丝人》
- 《上高地的开膛手杰克》
- 《御手洗先生的冒险 2》
- 《御手洗先生的冒险 3》
- 《透明人的小屋》
- 《二十一世纪本格宣言》
- 《牧逸马的世界怪奇实话》
- 2004 《龙卧亭幻想》
- 《岛田庄司返回“异邦”门之时》
- 2005 《摩天楼的怪人》
- 《返回天国的船》
- 《埃顿的建议》

岛田庄司 作品年表

《季刊岛田庄司 4》

《名车郊游录》

2006 《犬坊里美的冒险》

《最后的一球》

《溺水人鱼》

《UFO 大道》

《帝都卫星轨道》

《岛田庄司全集 1》

2007 《利比达自由寓言》

《岛田庄司的推理教室》

《树海都市》

目 录

1	绿色之死
31	都市之声
75	常务理事疯了
111	展望塔上的杀人
165	收死率
187	D 坂密室杀人事件

绿色之死

一

我的面前有一枝花。那是一枝郁金香，插在一个红色玻璃花瓶里。

一定是哪个女孩一高兴放在我办公桌上的吧。

花朵的颜色很奇妙。我一直在盯着花瓣看。淡粉色的花瓣上，有很多雀斑似的小黑点浮在表面。

花瓣的颜色越是靠近花茎的地方越浅。花瓣底部跟花茎的连接处就完全变成了白色。再慢慢往上移动视线，雀斑似的小黑点看起来好像人的皮肤上的黑色疮痂，浅粉色也渐渐变浓，花瓣尖部突然变成了红色。

真是一枝不可思议的郁金香。花瓣底部跟花茎连接处的白色，首先让我联想到白得异常的皮肤。

我的皮肤就白得异常。以前我特别讨厌我那白得异常的皮肤。

我在一个骄阳似火的夏日暴晒过一整天，想把它晒黑，结果晒得全身通红，起了无数的水泡，疼痛折磨了我三天三夜。经过治疗痊愈之后，皮肤还是白得异常，与过去不同的是增加了无数茶褐色的斑点。那以后十多年过去了，我的肩上、背上还残留着很多茶褐色的斑点。

我面前的这枝花说不定跟我的皮肤一样，被太阳晒过之后，生出病态的黑斑，并且突然变了颜色。也许它原来的颜色从花瓣到花茎是完全相同的。

对于我来说这是非常危险的想象。这样想象的结果是：眼前的郁金香那奇妙的颜色一下子消失了，紧接着从花茎到花瓣，就像是绿色的墨水慢慢渗透着容易吸水的纸似的，渐渐变成了绿色，一枝花茎跟花瓣颜色完全相同的郁金香出现在我的眼前。

绿色郁金香——

我胃里的东西剧烈地翻腾起来。我赶紧站起来，慌慌张张地跑进洗手间，蹲在便器旁边狂吐起来。

我不停地呕吐着，东西吐光了就吐黏糊糊酸兮兮的胃液。我的胃不住地收缩，就像大海的波涛拍击着海岸，永不停息；我就是一根朽木，被波浪翻弄着。

洗手间的一个小间被我占用了将近一个小时。后来，我总算结束了呕吐，弯着腰站起来，用手捂着胃部挪到洗手池边，先洗了洗手，又洗了洗脸，然后就没完没了地漱起口来。漱完口，我喘息着，好不容易才意识到自己还是一个活着的人。

我慢慢抬起头来，面前出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东西。那是一个人的脸，是一个我从来没有见过的男人的脸。他的脸色，赶得上那枝花茎跟花瓣颜色完全相同的郁金香。

站在我面前的那个男人，淡绿色的皮肤，死人一般的眼睛。当我意识到那是镜子里的我以后，就慢慢失去了知觉。我缓缓倒在白色的瓷砖地上，倒下的速度之慢犹如夏日阳光下树影的移动。

我和我妻子住在离新桥站不远的一座公寓的十层。我选择这座公寓的理由，不仅仅是因为这里距离我工作的地方——丸之内的H商社——比较近，更主要的原因是，从我家窗户向外看的时候看不到绿色。

当然也不是完全看不到，东京塔脚下的小公园的绿地，还是可以看到一点的。所以，我站在阳台上享受向远处眺望的快乐的时候，一定要等到黄昏时分，因为那时光线比较暗，远处的绿色看上去黑糊糊的，不至于威胁我那虚弱的生命。我不能看绿色，哪怕是用笔尖在纸上点一个绿点，对于我来说都是烈性毒药。

我曾经是个身体虚弱的儿童，长大了是个身体虚弱的青年，后来是个身体虚弱的中年人，眼看就要成为一个身体虚弱的老年人了。我这一辈子，每天的一举手一投足，都要被冠以“虚弱”二字。在这两个字里，我常常看到想抹都抹不掉的死神的形象。

生和死，在我的身体内就像抗体和细菌一样，随时都在战斗。死的恐惧在我的心里连一秒钟都没有消失过。我瘦得像一根针，个子也没能长高。

我的死神总是以绿色为象征出现在我的眼前。我小时候就特别害怕绿色。说是害怕也许不太确切，那是一种叫人要死死不了要活活不成的苦楚。至于原因，到目前为止谁都不清楚。

我小时候一口蔬菜都不吃。这样下去会造成营养失调，所以吃饭的时候父亲总是骂我，逼着我吃。可是，勉强吞下去之后肯定要吐出来。

结婚以后，妻子为此付出了很大的辛苦。她喜欢吃蔬菜，所以做饭要做两种，一种有蔬菜的，一种没蔬菜的。这样坚持了数年之后，她嫌麻烦，也不怎么吃蔬菜了。

我也知道一点蔬菜都不吃对身体不好，于是就跟妻子一起想了各种各样的办法，比如说在蔬菜汁里加上蜂蜜，结果统统失败了。我觉得加上蜂蜜也去不掉蔬菜的草腥味，根本无法下咽。

医生对我说，如果实在吃不了蔬菜，多喝牛奶也行。可是，我一喝牛奶就拉稀。我的小肠里，天生就缺少一种叫做乳糖酶的分解牛奶的物质。我垂头丧气地去找医生，医生安慰我说，这不算异常，这种体质的人，数人里就有一个，不必担心。

后来好不容易才找到一种能吃一点蔬菜的方法，那就是把蔬菜剁碎了包饺子。妻子很高兴，说要天天给我包饺子吃。没想到我吃得下，胃却接受不了，每周只能吃一次。我现在摄取的蔬菜，就靠这每周一次的饺子。别的方法也试过，比如剁碎了的葱姜蒜，但都吃不了。

我的体力很差，恐怕还不如一个刚出生的婴儿。每到夏天，只要公司的空调一开我就开始拉肚子。在这个季节里，我在坐便器上坐着的时间，甚至比在办公室的椅子上坐着的时间还要长。

我搬到新桥的公寓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原来在三鹰住，坐电车的时间比较长。拥挤的电车里很热，总是出一身大汗。下了车走进开着空调的公司里，身体一凉，马上就得拉肚子。最可怕的是在电车上也想拉。电车上没有厕所，得强忍着，真是痛苦至极。夏天对于我来说就是地狱。所以我就搬到了现在住的公寓里。坐电车的时间短，我觉得轻松多了。本来我想搬到一个走路也能上班的地方，但我害怕皇居那一带的绿树。

可是，这样的一个人我竟然活到了现在，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我马上就五十岁了。年轻的时候，我做梦都没有想过能活到五十岁，这简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二十多岁的时候，每年夏天必定拉肚子的例行公事结束以后，都像是大病了一场。医生曾经吓唬我说，这样下去活不到三十五岁。我听了虽然胆战心惊，但一点儿办法都没有。我觉得这就是我的命运，我认命了。

夏天大病一场似的拉肚子年复一年地进行着，我也活了一年又一年。我能活到今天，怎么想都觉得不可思议。

不过，怎么说我的身体也不会是长寿型的，也就是比短命的父亲多活一两年还是少活一两年的问题。这话我也经常跟我妻子说。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的寿命应该还有三四年。

我没有孩子，这是因为遵从了我的意见。不管妻子怎么要求，我都表示坚决不要孩子。妻子还年轻，刚三十多岁，但是已经没有了要孩子的欲望。像我身体这么虚弱的人，不应该留下后代，我决定把这虚弱的血统斩断。我一直坚守这个信念，不，应该说我一直打算坚守这个信念。其实，在我的内心深处，还隐藏着一个更重大的理由。

我的身体虽然非常虚弱，但我的父母身体并不虚弱。父亲比我的个子高，属于一般意义上的身体结实的那种人。母亲也是。小时候我经常到祖父祖母家去，他们的身体也都很健康。外祖父外祖母虽然不常见，也没听说过他们身体虚弱。

也不知道为什么，到了我这里突然发生变异，我成了一个身体虚弱的人，而且不光是身体虚弱，还有绿色恐惧症这种精神上的缺陷。看看祖父祖母和双亲，这不应该是先天性的。这样的话，我怀疑我有虚弱的血统就是一种奇怪的想法。这既然是一种奇怪的想法，我又决定把这虚弱的血统斩断，明显是自相矛盾。

在考虑我自己的事情的时候，我觉得我本身充满了谜团。从过去到现在，有太多想解都解不开的谜团，我的身体简直就是由谜团构成的。为什么到了我这一代就突然变成了这种虚弱的体质？为什么害怕绿色？我百思不得其解。这两个为什么，是常年折磨着我的两个最大的谜团。

我从年轻的时候开始就想找到自己这样异常的原因。吃不了蔬菜，恐怕就是绿色恐惧症的延伸吧——我也曾反过来想过，是不是先得了蔬菜恐惧症，后来又发展为绿色恐惧症，这种可能性好像很小。绿色恐惧症大概是所有异常现象的根源。因为害怕绿色，所以不敢吃蔬菜，因为不敢吃蔬菜，所以身体虚弱。但是，我的绿色恐惧症是怎么得的呢？如果能找到原因，所有的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了。

想来想去，我认为是小时候精神上受过刺激。小时候发生过什么事情呢？我首先想到的是母亲的死。

母亲是我六岁或七岁那年死的，好像是自杀。我的童年是在战争中度过的。那时候，一响起空袭警报，母亲就拉着我的手往附近的防空洞里跑。我记得客厅里的玻璃窗上贴着白胶布，客厅里的光线因此比较暗。我还记得我那时候是吃蔬菜的。这么说，我不能吃蔬菜应该是母亲死了以后的事。

不可思议的是，关于母亲的死，我什么都想不起来，而母亲死之前和死之后的事情，我都记得一些。比如在熟睡中母亲突然把我摇醒，然后胡乱给我裹上防空头巾，弄得我耳朵生疼。那时我隔着东边的玻璃窗可以看见外面的天空被大火烧得通红。

还有记得更清楚的事情。昭和二十年^①，我家所在的三鹰地区遭

① 一九四五年。

到美国空军的 B29 轰炸机的空袭，懵懵懂懂的我被母亲拉着跑向防空洞的时候，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四周熊熊的大火，飞得很低的魔鬼似的巨大的 B29 轰炸机，我都还记得清清楚楚。B29 轰炸机那硬铝做的大肚子映照着地上的大火，孩提时代的我竟然感到那是一种妖魔式的美。那巨大的鱼肚子一样的家伙现在也时常出现在我的梦中。

母亲死时的事情我也记得，不过印象不太深。我记得在我家附近玩，好像是一个人蹲在地上用钉子画画，远远看见有很多人朝我家跑去，还有穿白大褂的，父亲也在。邻居家的一个阿姨来到我身边，握着我的手对我说，不得了啦，你妈妈出事啦！

那时是战争刚结束后不久的混乱时期，邻居们对母亲的死并不是特别关心，因为在那个年代里，他们都在为了自己的生存拼命挣扎，而且没有死人的家庭几乎是没的。

我那个时候可能是六岁，也可能是七岁。那一年是昭和二十一年，要是还没过七岁的生日呢，那就是六岁。听了邻居家那个阿姨的话以后我的感觉是什么，已经不记得了，但绝对不是从心底里涌上来的悲伤的感情。当时，家门口挤满了人，我只是呆呆地看着他们的背影。我记得那些背影有很多都是白色的。那时是夏天，大概是初夏，但是在我的记忆里没有绿色。

我认为那个时候在夏日骄阳的照射下，远处的树木一定是鲜绿鲜绿的，可是那些绿色并没有在我的记忆里留下什么印象。母亲那简单的葬礼我也能想起来，葬礼上也没有绿色。

如果对颜色抱有恐惧感，一般应该是对红色。例如刚才我说过的孩提时代对空袭的恐惧，回忆起来都应该是红色的。面无血色的母亲，拉着我慌慌张张地跑出家门。大火、爆炸、流血，出现在我眼前的颜色以红色为主。直到现在，我看见红色的晚霞也不会马上